

黎己姪散記



鹭江出版社

黎巴嫩散记

驻黎巴嫩外交官的见闻



鹭江出版社

黎巴嫩散记

彭龄 章谊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1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533-095-6

1.34 定价: 2.40元

序

苏 展

序有种种，我这篇序，大抵是一篇介绍性的序。好比朋友的店子又有一处分号开张，我应约来帮忙张罗，一时站在门口替吆喝吆喝，报一报《黎巴嫩散记》这月新开张的分号里都有一些什么货色，质地如何，看读者诸君有没有兴趣进店子光顾光顾？

不过，也还有人吆喝得动听、艺术，有人吆喝得质朴、实在。我的吆喝大概有些显得笨嘴笨舌，只是假话倒不会有。

当然，百闻不如一见，还是读者自己耐着性子进店子转转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我想先介绍一下《黎巴嫩散记》的两位作者。

彭龄，姓曹，是刚刚过了90岁生日的著名老翻译家、老作家、鲁迅先生的好朋友曹靖华教授的儿子；章谊，姓卢，是彭龄的夫人。他们是50年代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同班同学，都学阿拉伯语言文学。毕业后，彭龄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外事工作，章谊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做新闻翻译工

作。此后荏苒20多年，1983年9月到1987年1月，彭龄奉派出任我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稍后章诒也做了新华社通讯社黎巴嫩分社记者，后来并曾借调到武官处帮助工作。

《黎巴嫩散记》这本散文集，便是这期间他们夫妇在炮声隆隆的黎巴嫩业余合作创作的散文结集之一。

彭龄这位飒爽的戎装驻外武官，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呢。此前已出版过《西亚风情》、《而今百龄正童年》、《异域走马》三本散文集，还和一位朋友合辑出版过诗集《战歌嘹亮》。他和章诒合作完成这本《黎巴嫩散记》后，又在合作赶写另一本散文集《不尽天涯路》。

二

黎巴嫩是一个苦难的文明古国，它的美丽富饶遭受了入侵者千百年的掠夺欺凌。黎巴嫩的朋友们惯说：“若想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就应当去看一看狗河……”可不是，还有谁能象也曾同病相怜的中国人民的儿女那样，更深地领会黎巴嫩人民的心声？这本《黎巴嫩散记》，正是一开篇就先写了《狗河一瞥》。

近狗河入海口，一处险峻的临海高崖上，林立着一片镶了这种那种文字碑文的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石碑。有用古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撰写的，有用拉丁文、英文、法文撰写的。林林总总，大言不惭的记录着历代一些入侵者，对这个文明古国的无耻蹂躏。然而崖下那滚滚急去的浩浩狗河，却是为纪念一条英勇的黎巴嫩牧羊狗而得名的。当年有

一条牧羊狗，曾以它警觉的吠声，及时唤醒了驻守在这儿的黎巴嫩军民，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胜利杀退了悄悄爬上岸来的入侵者。

时光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过去，那么如今的黎巴嫩又怎样了呢？可悲的却是，陆地上依然时而轧过以色列侵略军的坦克，叙利亚部队的装甲运兵车，所谓“多国部队”的形形色色的军车更是一年到头横冲直撞着；海面上游弋的也多是这些徽号的军舰，天空中呼啸的又何尝不同样多是他人的飞机？

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以色列侵略军在这儿作战；叙利亚军队在这儿和以色列军队对阵；分裂了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这儿厮杀，他们和黎巴嫩的教派民兵也在这儿混打；黎巴嫩的基督教民兵和伊斯兰教民兵的窝里斗，更是越来越升级，政府军也往里掺搅；还有所谓“多国部队”等等之类的里外搅搅，种种的外国势力都插手其间，使得黎巴嫩没完没了地连年进行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战。无边的战乱象一锅滚沸的粥，把黎巴嫩人民煲在其间好不凄惨！

《黎巴嫩散记》不避这种极端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深刻而又清晰、恰如其分而又亲亲切切地为我们展示了今日“热点”黎巴嫩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我觉得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三

黎巴嫩人民的觉醒和奋起，是《黎巴嫩散记》这本可贵

的散文集，最想多多告诉读者的内容。近些年来，黎巴嫩大抵是进行了两种战争：一种是反对以色列入侵者的战争；一种是自相残杀的内战。战争毫不留情地加在了黎巴嫩人民的头上，黎巴嫩人民也在战火的洗礼中经受了锻炼。

1982年6月，以色列藉口“清剿”巴勒斯坦游击队，出兵侵占了黎巴嫩阿瓦利河以南大片国土。“呵，我南方的土地，你是千万颗心织成的彩锦……”黎巴嫩人民对外族的悍然入侵，不共戴天：

黄昏，在通往杰津的公路上，以色列占领军的巡逻车，卷着漫天的烟尘开了过来。几位“牧羊人”交换一下眼色，把羊群赶上了公路。巡逻车耀武扬威，肆无忌惮。可是刚刚开近羊群，突然一声巨响，“牧羊人”便使巡逻车腾起一团火光瘫在了路边。

中午，在纳巴蒂耶闹市。一名以色列警官，大模大样钻进了一辆的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位穿皮夹克的青年，突然跃向车前，对准车里的恶棍连击数枪，结果了他。搜捕的军警赶来，在危急中，这位青年立即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挽做“情人”，带出了现场。

14岁的“赛达少年”哈希姆·卡巴尔萨里，小小年纪就敢在赛达的港口附近，只身袭击一支以色列巡逻队。他壮烈牺牲了，却使入侵者付出了若干倍的代价。

16岁的小姑娘赛娜·优索福·马希德里，给亲人和朋友留下一封诀别信：“我去了，我怀着无法形容的巨大的幸福去了……”驾驶一辆装着炸药的的士，从从容容上了路。她寻找着，寻找着，终于找到了那队也在赶路的以色列军车。

她义无反顾，向以色列军车猛然撞去，天崩地裂般一阵轰鸣过后，占领当局派了好几架直升飞机来，才装走那些死尸和伤员……

许许多多这类真真正正的英雄故事，好就好在都充满着既不隔心也不隔肺的凡人情致，他们顶天立地，却又使人深信不疑他们确曾是从普通老百姓堆里走出来的、高度昂扬着爱国主义良心的有血有肉、可感可触的大活人。

四

绿色，本来是生命之色，和平之色。可是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有一条“绿线”，却是黎巴嫩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两大教派武装的“楚河”“汉界”，牵着破坏，牵着死亡。“绿线”两侧，栉比的楼宇变成了废墟，荒草中耸立着一座又一座用破汽车、坏坦克、水泥块、沙包袋垒起来的路障，枯树的主干上镶着炮弹皮，丫杈上卡着没爆的火箭弹。

1983年12月5日，这一天，贝鲁特西区努瓦斯大街上的一所小学校，总算得以开学了。蹦蹦跳跳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快快乐乐上学去。可是，一辆装着炸药的“陷阱汽车”在附近引爆，三十多辆汽车、几十家商店、一百多人，毁的毁，死的死，伤的伤！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何辜？第二天，努瓦斯大街二万五千多居民走上街头，抬着受害者的棺材游行长街，直送到墓地。那是一种最严厉的质问：两派的武装分子，你们为什么要甘心做人家两相争夺的棋盘上的棋子，宁愿和自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过不去？

在清静的阿莱山区，以叙利亚支持的穆斯林各派民兵为一方，以美、英、法、意等“多国部队”支持的黎巴嫩政府军和基督教民兵为一方，两相展开了所谓“山区战争”。炮火连天，交通断绝，老百姓苟活在铁与血的威胁下，相互间残酷的拉锯报复中，死生两难。可是到阿莱山尾闾的西撒哈尔来看看吧，这儿已是不管基督教徒或穆斯林，都在向往着重新回到昔日那种彼此和睦为邻的时光，每天教堂里送出的悠远的钟声，和着清真寺里传来的抑扬顿挫的宣礼声，此起彼伏，相应相招，在幽静的山林间回响、播延。

在贝鲁特这更是惊人的一天，罗榭区滨海大街的一堵墙上，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四大幅孩子们画的儿童壁画，画着黎巴嫩国旗，挺拔的雪松，鲜花，小鸟，帆船，白云，太阳，孩子们嬉戏在阳光下……可也画着军舰，大炮，被炮火摧毁的房屋，扶老携幼逃难的人群……壁画的统一标题是：

什么时候结束战争？

对于方酣的内战，黎巴嫩人民显然也在迅速的觉醒中，《黎巴嫩散记》的许多这一类平淡、婉转、含蓄，因而往往也更诚挚感人的笔墨，使人看过不胜多思。

五

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沉友谊，是《黎巴嫩散记》想传达给读者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

不是身临其境，恐怕很难想到，在黎巴嫩，德鲁兹人竟自古有这样一种传说：德鲁兹人死后，来世在中国投生。也许是因为这传说世代相传太深入人心了，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常抱着一种很自然的亲切之感。

如贾米勒·依德将军在故乡舒夫山区为女儿举行婚礼，进山祝贺的中国朋友一时找不到将军的乡居，问路于一位德鲁兹老人。那老人就风趣地故意反问道：“你们是哪国人？”回答说：“是中国人。”老人故作不解地又反问道：“那你们原来就是从舒夫山去的，怎么现在回来，却不认识路了呢？”

黎巴嫩最伟大的作家纪伯伦，他的《先知》被誉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在我国1931年就出版了冰心的中译本。就是这位黎巴嫩最伟大的作家，在他的生前遗物中，竟也有着一对他珍藏的中国如意。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美，在黎巴嫩人民的心目中灿烂辉煌。彭龄和章谊排除万难再次往访远在布舍里乡下的纪伯伦博物馆，向馆长库鲁兹转送冰心签题敬赠的《先知》中译本，和毛笔手书精裱的《先知·论友谊》立轴。库鲁兹竟郑重其事地宣称：“这是纪伯伦博物馆建馆以来，所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舒夫山区的农户几乎家家养蚕，无人不说这儿的养蚕技术是由中国人传授来的。这儿小孩子乖巧，赞词是“和中国人一样”。工匠技艺高超，赞词是“他有一双中国人的手”。提起舒夫山，就又想起了依德将军。一次将军老两口应邀到中国大使馆品尝中国菜，依德将军一面自己认认真真学用筷子，一面还“威胁”老伴说：“你不好好学，来世怎么去中国？”

又一次彭龄和章谊投宿库拉的“绿橄榄”旅馆，这座几乎是兼了博物馆的旅馆，向以曾接待中国大使而自豪。老板娘一听又有中国大使馆的来客，特别高兴。旅馆的老板是古文物爱好者和收藏家，积半生的辛勤所得用以装饰“绿橄榄”旅馆。到处陈列着古石雕、古铜雕、千奇百怪的古文物，任凭旅客赏玩。可就是陈列在老板娘住室里的中国古家私、古文物，只接待熟客观赏。彭龄和章谊告别时，老板娘的叮嘱是：“再来呀！‘绿橄榄’就是你们的家……”

彭龄和章谊游特里波利访古，竟是惊动了欧玛尔·台德莫利和文尼斯·艾布耶德两位黎巴嫩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赶来给他们做向导。这两位教授都有关于特里波利历史的学术专著出版，尽心尽意地为他们导游，使得两位中国来访者很是不安。而两位教授却毫不介意，还说：“难得有中国朋友来我们这里参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彭龄和章谊访问基督教徒聚居的小镇马格杜舍，在陶菲格·艾里亚斯家的柠檬园里品尝“白咖啡”柠檬花精；在贝鲁特角、比巴尔中校家吃自助餐，跳夜舞；在博学的专家萨里巴指点下领略古老的“太阳城”巴勒贝克的魅力；乃至在和从作家达克鲁博到新华分社看门人穆罕默德、阿里等的真诚交往中，无时不感受到有一种黎巴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自然地流溢。

六

从许多个侧面去描绘黎巴嫩山水阳光和风物习俗的清新

质朴之美，是《黎巴嫩散记》的又一部分内容。我看他们的妙处是还能生成一种“反衬”的效果，如尽管多么美丽富饶，但是若失去民族的友好团结，国家的真正独立，又能怎样？另外，一些人硬是要在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制造动乱，危害和平，播种仇恨，造成灾难，那也就更见其罪恶的不可恕了！

这些，我们不去多说，一笔带过，以示未忘，可也。

七

最后再说回到作者之一的彭龄。

这位武官，文学作品写得可能比许多文化参赞还多。其实，据我所知，也还有一个过程。

60年代初，首次奉派出国之先，他的领导找他谈话，叮嘱他：“要把写作的爱好和专长运用到工作中去。”那时他太从消极一面去理解领导的叮嘱了。为了怕影响工作，4年没敢写一行诗，没敢写一篇散文。何苦来？不过过去的事，少吃“后悔药”，也该看到积极的效果是，较快熟悉了军事外业务，不亦乐乎！

慢慢他才明白，只要摆正位置，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和本职工作并不矛盾，关键是必须始终不忘工作第一。事实上他写散文，也都是在休息日别人在消闲的时候。也许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吧，他从学生时代就对文学创作有一种执着的爱，谁也不该让这种爱为失去必要的表现机会而呛死。

不过尽管如此，我从他的一些来信的字里行间，总还能

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儿担心人家会议论他“分散精力”。最近的一封来信上说：

我开始觉得，新一代的武官，也需要具备更广泛的兴趣、爱好，有更广阔的知识面，这样，工作才能更深入……

是了，是了，没错！这样就在更高的意义上，“把写作的爱好和专长运用到工作中去”了，始终没有违反领导上最初的叮嘱。

彭龄和章诒常年在国外奔波，这一次把《黎巴嫩散记》书稿编好，寄给我，让我给看看，作一篇序，找一个出版社出版。其实前两项容易，后一项难。也是他们夫妇福星高照吧，我出差闽南，带来了书稿，读完正在作序，遇到鹭江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游斌。我试探着问了一下，他慨然应承。那就让我和彭龄、章诒都更谢谢游斌和鹭江出版社的关照了！

1987年5月26日 于厦门观远里

*

目 录

序	苏 晨
狗河一瞥.....	1
亲痛仇快的战争.....	6
请记住这个日子.....	12
什图拉小记.....	17
战乱中的书展.....	23
南方的呼唤.....	28
西撒哈尔纪行.....	34
发人深省的壁画.....	40
去雅尔宰.....	46
“绿线”巡礼.....	52
“这就是黎巴嫩.....”	58
我们在聆听.....	64
雪松林记.....	73
去南方.....	78
柠檬花开.....	86
南方的新嫁娘.....	93
再访穆萨城堡.....	102
舒夫山的月亮.....	109
西贝卡的明珠.....	115

贝卡平原的“金三角”	121
淘金者	126
甘杜尔·大黑	133
她就是大海	139
朱拜勒偶拾	147
天涯尽知音	156
绿橄榄	164
特里波利觅古	171
安东尼斯河	178
克里斯扬·柯蒂尔上校	184
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情意	192
太阳城的魅力	198
西贝卡的一夜	204
看门人	212
愿您在中国安息	219
“呀——奈随布！”	226
他是一棵绿树	232
她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前进	239
后记	246

狗 河 一 瞥

“你们要想了解黎巴嫩的历史，就应当去看一看狗河……”

一位黎巴嫩朋友向我们说。

狗河，是发源于西黎巴嫩山西麓的许多条小河中的一条，入海口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北面10余公里处。由于西黎巴嫩山丰富的雪水和众多的喷涌不息的清泉，不舍昼夜地倾注，使这条长不过几十公里，宽仅仅十几米的小河，在这幽静的崇山峻岭中，默默地奔流了无数个世纪，用它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人类最早的文明。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闪语语系的迦南人就在黎巴嫩沿海朱拜勒和狗河一带生活。面今，狗河两岸还残存着一处又一处腓尼基、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遗迹，有教堂，有城堡，有古布拉……确实象一部卷帙浩繁的史书。

但是，黎巴嫩朋友要我们看的，并不是这些古迹，而是狗河入海口那些石灰岩的巉崖上用不同的文字镌刻的碑文。

我们利用周末一个爽朗的假日，从贝鲁特西区沿着海滨公路缓缓地驰往东区，穿过一条几十米长的隧道，便到了狗河口。我们把汽车停在河边树荫下，按照黎巴嫩朋友的指点，踏着残破的石阶，一步步登上临海的巉崖，去读那部漫长的史书。

狗河不宽，却十分湍急，巉崖不高，却十分险峻。登上崖顶，只见一水飞泻，双峰夹峙，象一把锁，紧扼着一个小小的海湾和南去贝鲁特、北往特里波利的道路，形势颇为险要。难怪数千年来，这里一直是黎巴嫩的“征服者”们觊觎的战略要地。我们在石灰岩的巉崖峭壁上终于找到了那一块块用古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希腊文、拉丁文、英文、法文镌刻的石碑，记载着这些外国入侵者们在这个号称黎巴嫩门户的狭小的河口上立下的“赫赫战功”。

第一个在这里刻下石碑的是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二世。

黎巴嫩和埃及之间的贸易往来，早在公元前二千年迦南人时代就开始了。当时，居住在黎巴嫩海岸的迦南人，从提尔附近海中出产的一种海螺的机体中，提炼出名贵的紫色染料，销售到希腊、罗马、埃及一带。自从古希腊人由此用腓尼基（紫色的）这个词称呼黎巴嫩海岸的迦南人以来，他们便以腓尼基人的名称闻名于世。

公元前15世纪时，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亚历山大——吐特摩斯三世向西亚发动了十余次远征，把疆界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但到公元前14世纪初，古埃及法老们的势力逐渐为小亚细亚一些非闪语语系的民族组成的强大集团——赫梯人所取代。直至公元前13世纪第十九王朝的赛特一世和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执政时，才重新聚集力量，“向可恶的赫梯国境进攻”。经过十多年的拉锯战，直到公元前1280年前后，拉美西斯二世才同赫梯王哈吐什尔签订了和约，重新划分了各自对黎巴嫩、巴勒斯坦及北叙利亚的势力范围。随后，拉美西斯二世便下令在古埃及法老控制疆域的北缘——